

## 新媒体环境下思政引领力的传播创新与实践路径

■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李杏杏

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,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格局与青年思想认知方式。短视频、社交媒体、直播平台等广泛普及,让思政教育突破时空限制,也带来了传播精准度不足、机制适配性弱、内容话语陈旧、技术应用浅层等现实挑战。立足新时代思政工作要求,必须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,创新传播机制、优化实践路径,不断提升思政引领力,让主流价值真正入脑入心。

### 一、新媒体环境为思政引领带来新机遇新挑战

短视频、社交软件、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广泛普及,打破传统思政教育时空限制,让思想传播更加便捷高效。新媒体具备传播速度快、参与主体多元、互动性强、圈层化聚集等特点,一方面降低信息传播门槛,丰富思政内容呈现形式,为思政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与传播载体;另一方面网络空间信息繁杂,泛娱乐化现象凸显,各类社会思潮相互交织,不断弱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、影响力,使得思政引领存在吸引力不足、青年认同感偏低、实际引领效果有限等问题。

现阶段思政思想传播还存在不少漏洞。未能精准摸清年轻人的思想想法和现实诉求,输出内容和大众需求脱节,生硬的说教很难让人产生共情。各宣传部门各自发力,线上平台分散杂乱,缺少统一配合,也没有完善的沟通反馈渠道,凝聚不起宣传力量。在内容话语层

面,理论话语生硬、表达刻板,缺少网络化生活化表达,内容形式同质化单一化问题突出。各类新型网络技术只用在浅层地方,做不到精准推送内容、深度整合资源和提前防范网络风险,没能真正发挥技术助力作用。

出现这些问题,是思想观念守旧、管理制度落后、工作人员能力欠缺、网络大环境复杂等共同造成的。不少思政工作人员依旧沿用老旧说教方式,未能站在群众角度思考问题;联合宣传、绩效考核等制度不够完善;日常新媒体运营、文案创作、网络舆情处理等实操能力薄弱;再加上平台算法和流量风气加大思想引导难度,必须用整体思路统筹解决各类问题。

二、以机制创新提升思政引领力传播效能  
做好新媒体环境下思政引领工作,关键在于构建适配传播生态的运行机制,以制度保障提升传播质量与引领实效。

#### (一)建立动态化需求感知机制

坚持以受众为中心,运用大数据分析、问卷调查、座谈访谈等方式,精准把握不同群体思想动态、兴趣偏好与关注热点,建立受众画像,实现分层分类精准传播。健全需求反馈渠道,把青年评论、建议与诉求转化为内容创作方向,推动思政供给与需求精准对接。

#### (二)构建矩阵化协同传播机制

官方平台、高校、媒体等多方力量,明确角色定位与职责分工,形成上下联动、内外协同

的传播格局。

#### (三)完善精品化内容创新机制

紧扣时代主题与社会热点,用小切口呈现大主题,用身边事讲好大道理,推动思政内容从宏大叙事向生活化表达转变。优化话语体系,将理论内涵与网络语言、青年语境有机结合,增强感染力。丰富呈现形式,推出短视频、直播、动漫、互动作品等,提升内容吸引力。

#### (四)强化深度化技术赋能机制

运用大数据与算法优化内容推送,实现精准分发、有效触达;推动VR、AR等技术与思政场景融合,增强沉浸式体验与在场感;建立智能舆情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,及时回应,牢牢掌握舆论引导主动权。

#### (五)健全科学化效果评价机制

改变重流量、轻实效的评价导向,构建“量化指标+质性评价”体系,既关注阅读量、点赞量、转发量,更重视思想认同、情感共鸣、行为转化。

### 三、新时代提升思政引领力的实践路径

面向新的传播环境,提升思政引领力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,从内容、渠道、主体、互动、环境五个方面协同发力,推动思政工作提质增效。

在内容供给上,坚持精品化、分众化。立足青年需求,把理论要点融入时代故事、生活案例、社会实践,增强内容的温度与质感。针对不同圈层、不同群体推出差异化内容,避免“一刀

切”,以高质量内容提升吸引力与说服力。

在渠道建设上,推进平台化、矩阵化。统筹微信、微博、抖音、视频号、学习平台等资源,明确各平台定位与传播策略一体化推送。打通平台壁垒,推动主流声音全方位、多层次传播。

在主体建设上,突出专业化、复合型。加强思政工作者新媒体素养培训,提升内容创作、平台运营、舆情应对等实操能力。培育优质思政自媒体,壮大主流传播力量。

在互动体验上,注重参与感、认同感。创新线上互动形式,开展话题讨论、线上打卡、知识竞赛、作品征集等活动,鼓励青年从“被动接受”转向“主动参与”。

在环境营造上,坚持正向引领、生态优化。加强算法治理,提升主流内容推荐权重,打破信息茧房;抵制泛娱乐化倾向,坚守思想性与价值导向。

### 四、结语

新媒体时代,提升思政引领力是一项系统工程。必须坚持青年为中心,顺应技术发展趋势,创新传播理念、机制与方法,推动思政教育与新媒体深度融合。以需求为导向优化内容供给,以协同为路径凝聚传播合力,以技术为支撑提升传播效能,以评价为抓手保障工作实效,不断增强思政工作的时代感、吸引力与实效性,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根基。

## 初唐四杰咏物诗与李峤咏物诗之比较

■广州理工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 谢志强

李峤咏物诗共139首,其数量为初唐之冠。多数诗有形而无神,且无兴寄,然其“一字百咏”对后来咏物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初唐四杰咏物诗数量虽只有其一半,但与其相较而言,却走出了不同的道路。

两者皆有单纯咏物之作,都用典故,但不同之处甚多。

首先,在吟咏对象上,李峤取材极为广泛,基本上初唐咏物诗中出现的咏物种类都有。无论是风云日月还是鸟兽虫鱼,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琴棋书画,乃至经史子集,皆成为诗人的咏物对象。而初唐四杰则集中于自然现象、鸟兽虫鱼及花草竹木类。

其次,从题材来看,作者颇有编排。李峤百咏共分乾象、坤仪、服玩、文物等12类,排布有序,每类10首。初唐四杰的吟咏对象就显得比较散乱,随性而发,肆意而为。但李峤百咏中咏物对象似乎过于宽泛,其中的经史子集明显属于很抽象的文化概念,没有具体可感的物态可言,恐不宜算作咏物。反而是初唐四杰中的很多公认的写景诗,倒可列入咏物。如杨炯的《广溪峡》《巫峡》《西陵峡》《游度观》,王勃的《观佛迹寺》《寻道观》,骆宾王的《陪润州薛司

空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》《游灵公观》《春晚从李长史游开道林故山》等诗中出现的峡、观、寺、山都是诗人吟咏的对象。四杰山水诗在风格技巧方面,并未完全摆脱齐梁以来的旧框架,如多有细景闲趣,所写之物,不外乎花草鸟蝶之类,色彩亦不乏清浅鲜丽。这其实是对物象的客观描绘,所不同者,四杰志向远大,然又有抑郁不平之气,写景时往往将个人强烈的情感注入其中,将六朝以来的山水诗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如果把杨炯的三首写三峡的诗看作咏物诗的话,我们就会发现作者在咏物中做到了写景、行旅、抒怀三者兼备,其中《巫峡》诗云:三峡七百里,惟言巫峡长。重岩宵不极,叠嶂凌苍苍。绝壁横天险,莓苔烂锦章。入夜分明见,无风波浪狂。忠信吾所蹈,泛舟亦何伤。可以涉砥柱,可以浮吕梁。美人今何在,灵芝徒自芳。山空夜猿啸,征客泪沾裳。

显而易见,这里所写巫峡景观颇为壮丽,壮丽中又抒发了自身行旅情怀。另外两首《广陵峡》《西陵峡》诗中对“乔林百丈偃,飞水寻千瀑,惊浪回高天,盘涡转深谷”,“绝壁万仞,长波射千里,盘薄荆之门,滔滔南国纪”的雄峻

奇险景象的刻画,也与其同时抒发的“天下有英雄”“当无贾生哭”的宏阔襟怀志气形成互融、互激与互化关系。而其都是建立在诗人对峡的吟咏上,借峡中之景抒情。

再次,从用典来看,李峤百咏几乎篇篇用典故,而初唐四杰咏物诗用典不多,却极为高明。如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,用典就很巧妙,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感情,又含蓄地暗示了作者当时的处境。在初唐四杰的咏物诗里,典故是服务于咏物的,主要还是为抒发作者个人感情而用。但在李峤咏物诗里,咏物是壳,用典是肉,借咏物之名行用典之实。其形式非常规范,却皆以五律出之。李峤百咏就是一部以诗体撰写“作诗入门”的类书,乃为初学者提供一种律诗咏物用典的范式,其功能与《初学记》《文笔要诀》类似。唐初以来,诗风大盛。诸如类书编排以及指导对偶之书,都非常重视咏物,故有李峤百咏之作。咏物作为一种题材,在社交应对中用处极大,乃是上层文人交往的必备之才,成了身份的象征。除朝廷应对外,臣子献赋、大小宴会,一般士子宴请,文人送别时,亦多以咏物赋题。四杰咏物诗中就有不少朋友送别之作。李峤作为朝廷大臣,参

加文人赴会更多,和大臣诸王之间应对频繁。四杰中的骆宾王与李峤之间亦有合作。此外,表示志向,测试文才,亦以咏物为题。故此,李峤选择了咏物作为题材,咏物只是皮毛,只是表象和手段,他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种题材给初学者作声律、用典、对偶、写景的综合性示范。这种咏物诗本是社交应酬的需要,难有真情实感。李峤咏物诗之绝佳者,如“解落三秋叶,能开二月花。过江千尺浪,入竹万竿斜”是通过叶、花、浪和竹使得风具象化。虽无典故,亦无寄托,只是咏物以见情趣,也不像齐梁某些咏物诗那样仅仅是对物态作客观的甚至无聊的摹写,却给人以高雅之美。其百咏里,偶有咏物见志之作,如“倾心比葵藿,朝夕奉光曦”,向日为葵之本性,作者以葵自比,乃是为表忠心。相比之下,王勃的《咏风》就饱含强烈的个人感情。诗人写秋风,出入无踪,却颇有情,给人以清凉之感。巧用拟人手法,融形象、感情、意志于一体,传神之至,且借风以明志,表现了自己高标的人格,显然比李诗高出一筹。

由此可知,李峤咏物诗更多是满足大众化的需要,乃是为了提高整个诗歌创作水平,对促进诗歌的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初唐四杰咏物诗更多是抒发个人感情,是难得的艺术精品。一个是为用典而咏物,一个是为咏物而用典。前者取咏物之形,本不在咏物,而在技巧。后者用典乃是抒发个人情感,做到物我交融,形神合一。

## 红色研学旅行:新时代思政教育新课堂

■北方民族大学 马彩云

红色研学的核心价值,在于推动了思政教育从离身认知向具身参与的范式转移。在传统课堂中,学生对艰苦奋斗的理解仅停留在抽象的文字定义层面,并没有真正地理解艰苦奋斗的深层含义。而红色研学通过物理空间的位移,将学生置入特定的历史场域,使学生通过自身的实践体验,将课堂上学习的知识转化为实际感受与感悟,不论是考点还是词条都不再乏味。根据具身认知理论,认知并非发生于孤立的大脑,而是源于身体与环境的互动。当学生走进革命纪念馆,斑驳的文物、简陋的居所、脚下的黄土地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。这种多感官的沉浸式体验,打破了时空隔膜,使静态的历史叙事转化为动态的个体体验。学生在实地走访中触摸历史肌理,在静心聆听中感知先辈初心,这种在场感有效激活了情感共鸣,使思政学习从枯燥的被动接收自然转向深刻的主动共情。

然而,若仅停留在感官刺激层面,研学极

易滑向浅层的感官娱乐。红色研学区别于普通观光旅游的根本逻辑,在于研与学的深度融合:在行走途中,学生以同伴协作的方式开展观摩、研讨与反思,在互动中碰撞思想,在体验中建构认知。这种具身化的学习方式,突破了传统课堂单向灌输的局限,让家国情怀、理想信念在行走、思考、感悟的过程中悄然生长,真正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。

尽管理念先进,但当前红色研学的推进仍面临形式主义的异化隐忧。部分学校盲目追求跨区域长途研学,将重心放在去过哪里而非学到什么,忽视了本土资源的挖掘;部分活动流于打卡拍照,重流程轻内涵,导致只旅不研,

反而消解了育人的本质意义。这种虚假繁荣不仅浪费教育资源,更会让青少年对红色文化产生疏离感。

因此,红色研学的深化路径必须回归教育本真,进行系统性重构。首先,要立足本土化资源开发。每个地域都蕴藏着独特的红色密码,乡村的革命遗址、城市的党史教育基地、口耳相传的地方红色故事,都是就近开展常态化研学的优质素材。本土资源因地缘相近,更易引发学生的生活共鸣,降低历史认知的门槛。其次,要构建前置、现场、后置的完整课程链。研学不应是孤立的,而应是课程体系的自然延伸。通过行前的问题导入、行中的探究任

务、行后的反思复盘,确保学习的连续性与深度。最后,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。摒弃以照片留痕和游记字数为主的功利化评价,转而关注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的行为表现、情感变化及价值认同。

从“教室小课堂”到“社会大课堂”,红色研学搭建起知行合一的育人平台。当红色基因在行走中赓续,当思政教育跳出刻板框架、接上生活地气,这场“行走的思政课”才真正完成了其使命——不仅传授知识,更塑造灵魂。这不仅是教育方法的革新,更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入更持久的生命力。